

冷面修罗

陈青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冷面修罗 上

陈青云



冷面修罗 中

陈青云



冷面修罗 下

陈青云



冷面修罗（上、中、下）

陈青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1.375 印张 657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5329—0610—8

I · 540 定价 16.9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副冷面、一柄铁剑、两位旷世高人的真元，铸成一尊“冷面修罗”。

方石坚尚在襁褓中，双亲为保护“乾坤玉剑”遭八位强敌联手杀害，他由“芒山老人”抚养成人。踏入江湖，他意外得到“鬼冢主人”与“招魂幡”的输功，自此武功盖世。他一面寻访“乾坤玉剑”的下落，一面探查杀亲凶手。孤傲，致使“咫尺佳偶交臂过”，与“无回玉女”蒋兰心连生误会；刚烈，使他不容邪恶自称狂，恶战“毒心公子”、“五岳神魔”；义气，令他士为知己者用，历尽艰险完成恩人重托……江湖的诡谲险恶，锻成了一个凛然正气的武侠之士。

目 录

神 灯 劫	(1)
寒林孤雁	(2)
玉女多情	(12)
人鬼之间	(24)
塞翁失马	(35)
佛门浩劫	(45)
意外风波	(55)
黑白双姝	(66)
神秘之召	(75)
红颜天妒	(85)
初露锋芒	(96)
奇人怪事	(107)
成名之累	(117)
力弭血劫	(127)
徒劳跋涉	(137)
铁剑光寒	(147)
神灯奄息	(157)

冷面修罗	(167)
伤心怪客	(168)
红粉干戈	(178)
尸山血海	(189)
芒岭惊变	(200)
恨火杀机	(210)
技震少林	(220)
怪客解厄	(231)
情海谲波	(241)
莫测之变	(251)
人心鬼蜮	(261)
巧取豪夺	(272)
冷华孤芳	(282)
名寺怪僧	(292)
穷追苦索	(304)
鬼丘春色	(312)
北邙魅影	(320)
欣释重负	(331)
剑柄藏珍	(341)
恨劈双尊	(347)
锦上添花	(361)
铁剑风云	(371)
风波再起	(372)
扑朔迷离	(382)

捕风追影	(391)
鬼蜮伎俩	(401)
赤胆闯堡	(407)
血肉横飞	(423)
载美求医	(431)
造化老人	(443)
异人异行	(450)
伤心何客	(459)
爱恨难分	(466)
空劳跋涉	(478)
情天多变	(486)
乔装改扮	(496)
轿中靓妇	(505)
藏龙之堡	(516)
大开杀戒	(524)
彼美脱囚	(540)
壶底和尚	(545)
悲剧幕落	(553)
 剑底情仇	(563)
巧逢怪僧	(564)
剑堡索仇	(573)
铁剑无敌	(581)
水性杨花	(597)
血钱魅影	(603)
疑云干戈	(613)

惊人秘密	(623)
困仙之谷	(630)
巧获剑踪	(645)
双包奇案	(661)
铁剑歼仇	(671)
情天待补	(677)
阴谋毒计	(693)
真假迷离	(699)
尼庵血劫	(709)
阶下之囚	(719)
虎穴搏命	(726)
修罗本色	(742)
化险为夷	(751)
玉女失踪	(759)
逆徒欺师	(775)
狭路逢仇	(781)
谢了春红	(791)
 玉剑干戈	(801)
情天铸恨	(802)
绝地救星	(811)
关系微妙	(819)
事出离奇	(830)
饲狼反噬	(836)
酒楼怪客	(852)
抛砖引玉	(858)

迫凶诛仇	(866)
枯木神人	(874)
意外喜讯	(881)
伤心人语	(893)
寻珠抗敌	(902)
巧逢尊者	(911)
枝节横生	(920)
乔装失算	(929)
修罗铩羽	(938)
剑影仇踪	(945)
血解恨结	(954)
义无反顾	(963)
愿月常圆	(971)

神 灯 劫

寒林孤雁

“孤星寂，孤剑寒，谁悲失路？人海茫茫！霜天角频催，雪地钟已残。零雁声声，破晓寒！”

一缕凄凉的歌韵，颤抖在拂晓的料峭朔风里。天寒地冻，一条黄土路，像冻僵了的巨蟒，死寂地躺着。路边的草叶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霜。在这种时辰境地之中，更增加了歌声的悲凉，真的仿佛是霜天闻晓角，雪地听丧钟。这作歌的，不用说，是个人海伤心人。

这里是荆山脚下的一条马道，正当入山的岔口，如果不是严冬，此刻已有早行人。

歌声，发自道旁不远的林子里，一遍又一遍，像是对命运不平的呐喊。

他是谁？

曙色渐开，这时可以看到苦松夹着秃树的林子里，站着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青衣劲装少年，仰首空际，歌声正是从他的口里发出，身影在林木间显得很渺小，是那么的落寞、孤单。歌声停止了，他喃喃自语：“我是谁？我是谁？我……”声音从喃喃而变成了狂叫。

天底下，竟然有这等怪事：不知道自己是谁。

一个黄衣老人，顶着刺骨的寒风，走入林子，到了那劲

装少年身后，老人须眉俱白，看上去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毫无龙钟之态。他缓缓开了口：“孩子，我本该昨晚赶来跟你会合的，但被事耽误了，这种天气，害你等一夜，真是……”

劲装少年转过身来，冷漠地道：“不要紧！”只短短三个字，便又闭上了口。

一老一少，就这么僵立着，谁也不再开口，似乎各怀沉重的心事。那少年两道剑眉深锁着，眉心间现出了两道沟，神色冷漠得使人不愿多看他一眼，偏偏他又长得俊美绝伦，神色与人，显得非常地不调和。

突地，三条人影，蹒跚而来，到了临近，口里齐齐惊“噫”了一声，互相一招呼，离开大路，走入林中，目光全投向黄衣老人。来的，是三个鬓角现霜的老者，一色的土蓝布长衫，年纪约在花甲之间。三老者接着哈哈一笑，齐向黄衣老人抱拳为礼，其中似乎年纪较长的一个开口道：“幸会！幸会！二十年不见，铁老风采犹昔！”

另一个稍胖的接口道：“咸阳一别，转眼便二十寒暑了，光阴似箭催人老，我兄弟也……”

黄衣老人也打了个哈哈道：“这叫三班一齐老。不过，老的却是更老了，二十寒暑，弹指而过，令人兴今昔之叹！”摇摇头，又道：“贤昆仲一大早联袂冒寒而行，定有什么要紧事？”

那劲装少年，悄然别转身去，把眼望着林空，对来人恍若未睹。

年长的老者道：“铁老，您是明知故问吗？”

黄衣老人白眉一轩，道：“这是什么话，老朽又不会掐阴

阳，算八卦，怎会知道贤昆仲心中的事？”

笑了笑，年长的老者道：“铁老不也是为了‘鬼冢神灯’之事而来吗？”

一声洪笑，黄衣老人道：“怪不得这两天荆山道上有这多武林同道出没，原来是为了探查‘鬼冢神灯’之谜。老朽只是路过，对什么神灯毫无兴趣。”

“噢”了一声，老者道：“武林中人人称道‘芒山老人’一生谨慎，明哲保身，从不沾惹江湖是非，果然不是虚语，连这些大事，都动不了铁老的心……”

原来这黄衣老人便是饮誉中原武林一甲子以上的“芒山老人”铁一凡。

三老者，也是知名之士“云梦三侠”：年长的叫江超，稍胖的是二侠江凌，胡子最长的是三侠江天。

“芒山老人”抚了抚雪白的长髯道：“江老弟这是明褒暗损吗？老朽很少干预武林恩怨是事实，但也不自私到独善其身的地步……”

大侠江超抱拳道：“铁老言重了，小弟怎敢如此不敬。”顿了顿，又道：“此次由五大门派为首，集体行动，困惑了江湖近十年的鬼冢神灯之谜，可能会揭开。我兄弟是抱着凑热闹的目的来的。啊！这位是……”目光投向了那劲装少年。

“芒山老人”转头瞥了少年一眼，说道：“是老朽一位故人之后……”说到这里，便突然顿住了。

三侠江天开口道：“这么说来，是令高足了。看来是块奇材，想来已得铁老的真传……”

“芒山老人”哈哈一笑，道：“老朽没这大的福份。”说完，朝向少年说道：“孩子，过来见见三位前辈。”

劲装少年缓缓转过身来。

“云梦三侠”和少年一照面之下，不由齐齐皱了皱眉，各自在心里想：这少年怎么这样冷，与他的气质长相极不相称。芒山老儿可能因此而不愿收他为徒，所以才说出没福份那句话来。

“芒山老人”逐一引介，劲装少年分别为礼，片言不发，又侧过面去。

路上，不断有人影掠过，看来是入山查探鬼冢神灯之谜的江湖豪客。

三侠对少年傲慢冷漠的态度，大感不满，互望了一眼之后，作别而去。

劲装少年回过脸，目注老人道：“师父……”

“芒山老人”扬手止住少年的话头，道：“说过多少次了，别叫我师父，你我没师徒之缘。”

劲装少年面上微微变色，声音略显激动地道：“一日为师，终生不改。您老人家不但有授艺之德，且有抚养之恩……”

“授艺的目的在使你能防身，咱们没这缘份，也没这名份。”

“您老人家是不屑吗？”

“不是不屑，而是不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将来你会明白的。”

劲装少年忧郁冷漠的面上，掠过了一抹痛苦之色，近乎木然地道：“晚辈幼遭孤露，身世不明，蒙您老人家带大成人，此恩此德，没齿难忘。”

“不必，老朽只是对故人之后，略尽其心而已。”

“晚辈……想就此叩别……”

“什么，你要离开？”

“……少年没答话。

“孩子，老夫正竭力为你访名师……”

“您老人家的恩德，晚辈谨铭五中！”

“你一定要走？”

“是的！”眸中现出了坚毅而倔强之色。

“苦山老人”黯然颌首道：“也好，这么多年，老夫一直无法遂愿，你自己去叩命运之门吧，也许你能有所遇。孩子，坦白说，你是一块罕见的练武奇材，必须名匠雕凿，才能成大器。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

“你身负血海深仇，仇家势可通天，你即使练到老夫这种程度，也无济于事，何况不可能。这就是老夫要你另叩命运之门的缘故。”语音很激动。

“血仇？”这是他从来没想到过的事，脸上的肌肉立起抽搐。

“孩子，现在不要去想这问题。”

劲装少年突地下跪，悲声说道：“请您老人家明示。”

“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再问也是空的。”

“那……那……晚辈的身世呢？”

“一样不能告诉你！”

“可是……晚辈连个姓名都没有……”面上起了痛苦的痉挛，泪水盈睫。

“好，孩子，老夫就告诉你。你姓方！”